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Дым
贵族之家 烟

—— [俄] 伊万·屠格涅夫 / 著 文良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ДЫМ
贵族之家 烟

—— [俄] 伊万·屠格涅夫 / 著 文良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族之家：烟/（俄罗斯）屠格涅夫著；文良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05.7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苏俄卷，第3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158-0

I. ①贵… ②烟… II. ①屠… ②文…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817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贵族之家 烟

作 者 （俄罗斯）屠格涅夫

译 者 文 良

责任编辑 图 娅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158-0/I·2222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贵族之家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5
第 三 章	9
第 四 章	10
第 五 章	15
第 六 章	17
第 七 章	22
第 八 章	27
第 九 章	34
第 十 章	37
第十一章	39
第十二章	43
第十三章	46

第十四章	48
第十五章	49
第十六章	53
第十七章	57
第十八章	62
第十九章	65
第二十章	68
第二十一章	70
第二十二章	74
第二十三章	76
第二十四章	78
第二十五章	81
第二十六章	88
第二十七章	93
第二十八章	96
第二十九章	100
第三十章	105
第三十一章	109
第三十二章	111
第三十三章	115
第三十四章	118
第三十五章	124
第三十六章	129
第三十七章	133

第三十八章	137
第三十九章	141
第四十章	148
第四十一章	155
第四十二章	157
第四十三章	164
第四十四章	169
第四十五章	173
尾 声	177

烟

第 一 章	186
第 二 章	190
第 三 章	193
第 四 章	199
第 五 章	209
第 六 章	220
第 七 章	223
第 八 章	230
第 九 章	236
第 十 章	240
第十一章	252

第十二章	257
第十三章	265
第十四章	271
第十五章	283
第十六章	292
第十七章	299
第十八章	303
第十九章	312
第二十章	323
第二十一章	328
第二十二章	333
第二十三章	338
第二十四章	344
第二十五章	346
第二十六章	354
第二十七章	359
第二十八章	361

贵族之家

第一章

晴朗的一天已渐渐接近傍晚，几朵不大的玫瑰色云朵浮在明朗的空中，好像并不是飘过，而是正消失在蓝天的深处。

O 省省城近郊的一条大街上，一座漂亮的宅邸开着的窗子前面（事情发生在一八四二年），两个女人坐在那里：一位五十岁上下，另外一个是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妇人。

前者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利京娜。她曾在省里任检察官的丈夫十年以前就离开了人世，在当时他是个相当出名而又很有才华的人，精明果断，执拗倔强，暴躁易怒。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也读过大学，然而由于出身贫穷，小小年纪就知道一定要给自己开辟一条出路，必须挣到一份家业。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是由于爱他才和他结的婚。他相貌英俊，很有头脑，要是他心情不错，倒很体贴温柔。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娘家姓佩斯托娃，尚在幼年时便父母双亡，在莫斯科一座贵族女子寄宿学校读过几年书，由那儿毕业之后，在距 O 省省城五十俄里自家祖传的波克罗夫斯克村，与姑妈、哥哥住在一块儿。这个哥哥不久离家到彼得堡去供职，并且对妹妹与姑妈一直十分刻薄，直至死去为止。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克村这份家产，不过在那儿并没住多长时间；她和只用了几天的工夫，就令她对其许以芳心的卡利京和她结了婚，第二年便用波克罗夫斯克村换了另一处田产，这处

田产收益要大得多，不过一点儿也不漂亮，也没有花园，与此同时，卡利京在O市购置了一处房产，与妻子长久在那儿定居了。这所房子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花园一面朝向城外的田野。

一向讨厌田园平静生活的卡利京说，“今后再也不用往乡下跑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非常想念她那漂亮的波克罗夫斯克村，那儿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有广阔的草地和峥嵘的丛林；然而，对于任何事情，她都顺从丈夫的心思，并且对他的才能智慧和丰富的阅历十分敬仰。一起生活了十五年以后，他与世长辞了，撒下了一个儿子与两个女儿，此时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她这个家以及城市生活已经完全习惯，连她自己都不愿离开O市了。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年轻的时候曾是个窈窕动人的金发姑娘，虽然现在五十岁了，但风韵犹存，尽管有点儿发福，看起来也有些臃肿。与其说她心好，还不如说她多情，直到过了中年，依然保持着昔日贵族女子寄宿中学的习惯。她非常娇气，只要稍不如意，就立刻发脾气，甚至哭闹不休；不过当她心满意足、任何人也不和她闹别扭时，她对入却非常和蔼可亲，殷勤柔顺。她的宅邸算得上本城最华丽的宅邸之一。她的家产相当可观，来自先人的倒很少，多半是丈夫的积蓄。两个女儿都守在她膝下，儿子在彼得堡一所优良的官办学校读书。

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同坐在窗子前面的老妇人，就是那个以前与她在波克罗夫斯克村一起度过几年深居简出的日子姑妈。她叫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佩斯托娃。人们都说她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性格倔强而又任性，无论对什么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虽然手头不宽裕，然而她慷慨大方，像腰缠万贯一样。她对已经过世的卡利京没有丝毫的好感，她侄女刚刚和他结婚，她就搬到自己的小村庄去住，在一个乡下人一生火就烟熏火燎的农舍中度过了十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有些怕她。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身材矮小，尖细的鼻子，尽管年逾古稀，但头发依旧乌黑发亮，目光锐利，走路的时候身板挺立，轻捷爽利，快言快语，而且说话清晰，声音尖细洪亮。她总是戴着一

顶白色的包发帽，身着白色的短外套。

“你这是怎么回事？”她忽然问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唉声叹气地想些什么呢，我的妈呀？”

“没想什么，”后者迟疑地答道，“多漂亮的云呀！”

“那你是怜惜它们了，还是怎么的？”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言不发。

“格杰奥诺夫斯基为什么还不来？”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说，轻快地运用着织针（她正编织一件相当大的毛围巾）。“有他陪你一起唉声叹气就好了——或者东拉西扯。”

“您为什么说到他总是那么刻薄呢！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人。”

“值得人们尊敬的人！”老妇人以为理所当然地重复道。

“并且对我死去的丈夫非常忠心！”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现在他想起我那亡夫时鼻子还发酸呢。”

“那当然！是他揪着他的耳朵，把他从淤泥中提拔起来的。”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咕咕哝哝地说道，织针在她的手中拨动得更快了。

“他看起来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她又开口说起来，“头发已经全白了，但是一张嘴，或者瞎扯，或者造谣，还是个五品文官呢！咳，但是话又说回来，毕竟只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啊！”

“谁没有罪过呢，姑妈？但是，他确实有这个毛病。的确，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会讲法语；不过，无论您怎样说，他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

“是的，他总是巴结你。他不会讲法语——这没什么！我自己说法国‘话’也是十分蹩脚。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就好了，免得撒谎。看，正好，刚刚提到他，他就来了，”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向街上懒洋洋地看了看，接着说道，“瞧，他朝这儿走来了，你那个相当不错的人。个子又细又高，像一只长

腿鹤！”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有意无意地掠了掠自己的卷发。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带着嘲弄的神情望了望她。

“这是什么东西，我的妈呀，似乎有根白头发？你真该骂你的那个帕拉什卡。她为什么没有看到呢？”

“您啊，姑妈，经常……”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生气地低声说，用手指头敲着安乐椅的边饰。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奥诺夫斯基！”一个脸蛋儿通红的童仆从外面跑进来，尖着嗓子大声叫道。

第二章

进来的人身材高挑，身穿整齐干净的常礼服，裤子略短，戴着一副灰色的麂皮手套，打着两个领结——上面那个是黑的，下面那个是白的。从他端正的五官、光亮的头发，到那双走路无声的平跟皮靴，他浑身上下都显得温文尔雅，庄重大方。他先向这家的女主人鞠躬，接着向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行礼，然后缓慢地脱下手套，来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旁边。他十分恭敬地吻了两次她的手，接着从容地坐到一把扶手椅上，轻轻地揉搓着指尖，春风满面地问候道：

“叶利扎薇塔·米哈伊洛夫娜可好？”

“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答道，“她在花园里。”

“叶连娜·米哈伊洛夫娜好吧？”

“莲诺奇卡也在花园。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怎能没有，怎能没有呢，”客人轻轻地眨眨眼，努起嘴唇回答说，“嗯！……有啦，您听我说，有新的消息，并且是十分令人吃惊的消息：拉夫列茨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回来啦。”

“费佳！”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惊讶地大声叫道，“算了吧，你该不是在撒谎吧，我的爷？”

“绝对不是撒谎，我可是亲眼看到他了。”

“唔，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呢。”

“长得比以前健康了，”格杰奥诺夫斯基假装没有听见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批评的话，继续说，“肩膀比以前更宽了，容光焕发。”

“健康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心情平静地说，“依我看，他怎么能健康得了呢？”

“是啊，”格杰奥诺夫斯基怀疑地说道，“换作其他人，处在他的位置上，只怕连在人面前都会感到难为情呢。”

“这是怎么回事？”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打断了他的话，“这简直是瞎说。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我想问问，让他上什么地方去？再说他犯了什么错！”

“请原谅我这样对您说，夫人，妻子的行为要是失妇道，丈夫怎么也是不对的。”

“你那么说，我的好大人，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结过婚。”听了这话，格杰奥诺夫斯基不自在地做了个笑脸。

“我能否好奇地提个问题，”略微沉默了片刻，他问道，“这么漂亮的围巾是给什么人织的呀？”

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迅速地瞟了瞟他。

“给那个从不说长道短，不要滑头，也不胡说八道的人织的，”她带着嘲

讽的口气说，“假如世上的确有这种人的话。费佳的为人我很清楚；他唯一的过错就在于娇惯老婆。他是经过恋爱结的婚，但是这种恋爱结婚的人从来都没有好结果，”老妇人向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斜眼一瞟，站起身来，又接着说，“现在，我的大人，你想说谁的坏话就说谁的坏话吧，即使说我也成；我马上就走，不打搅你了。”玛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离开了。

“她永远都这个样子，”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望着姑妈离开以后，说，“永远都这样！”

“到了她这种岁数！没法子！”格杰奥诺夫斯基说，“听听，她总是说：别耍滑头。然而这年头的人们哪个不要滑头呀？就是这种世态。我有一位朋友，一个非常可敬的人，我要对您这么说，官职还相当高呢，他就总是说：现在甚至连母鸡啄米也要耍滑头，始终想兜个圈子从旁边绕过去。但是我看您哪，我的女主人，您纯真美丽的可真像天使；请将您那白如皓玉的小手递给我，让我吻一吻。”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温柔地笑了笑，把一只小手指翘起来的胖乎乎的手伸给格杰奥诺夫斯基。他把嘴凑过去，轻轻地吻了一下那只手，她把安乐椅朝他挪近一些，稍微俯下身，压低声音问：

“这么说来，您见到他了？他的确没什么事儿，身体健康，心情很好？”

“很好，没什么事儿。”格杰奥诺夫斯基悄声答道。

“您没有听说，现在他妻子在什么地方？”

“前一段时间她在巴黎住过；现在，听人说去意大利了。”

“这太糟糕了，是的，费佳所处的环境的确糟糕透了；我无法想像，他怎么承受得住。确实，任何人都有可能背运倒霉；但是，不是吗，他的事情可以说传遍了全欧洲呀。”

格杰奥诺夫斯基叹息一声。

“是的，是的。听说，她结交了一些演员与钢琴家，按他们那里的话说，也就是和狮子与野兽打上了交道。完全丧失了礼义廉耻……”

“太可惜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您要知道，论起亲戚关系来，他是我的远房表亲呢。”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只要是和您家有关的事情，哪儿有我不知道的？我当然知道啦。”

“他会来我们家看我们吗，您觉得呢？”

“大概会来的；可是听说他准备回自己的村里去。”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抬起头来望着天空。

“噢，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一提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们女人的一举一动，都应当恪守妇道才是！”

“女人和女人不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真可惜，有这样一种女人，禀性无常……当然，并且和年纪也大有关系；何况又没叫她们从小养成守规矩。（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由兜里拿出一条方格蓝色手绢，并且把它展开。）当然，有的时候是有这种女人。（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用手绢的一角轮流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但是，总的说来，假如研究这一问题，那就应当……城里的尘土太大了。”他结束了自己的这番议论。

“妈妈，妈妈。”一个长得非常可爱、大约十一岁的小女孩跑进房间，一面跑一面喊，“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骑着马向我们这边走来啦！”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站起身；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也站起身，鞠了一躬。“叶连娜·米哈伊洛夫娜，您好。”他说，说完以后，出于礼貌，退到屋角，捏住自己又长又直的鼻子，开始擤鼻涕。

“他那匹马真漂亮呀！”小姑娘继续说，“刚才他在篱笆门边告诉我和丽莎，他会骑着马到台阶前面来。”

听见了嘚嘚的马蹄声，一个身材姣好、骑着一匹英俊的红马骑手在街上露面了，在开着的窗子前面停了下来。

第三章

“您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骑手用洪亮、动听的声音喊道，“您喜不喜欢我新买的这匹马？”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缓步走到窗口。

“您好，沃德马尔！噢，多漂亮的马！您从谁那儿买的？”

“从一个军马贩子那儿买的……他要的价钱非常高，这个强盗。”

“它叫什么名字？”

“奥尔兰多……是的，这个名字挺蠢（俄语中马名 Орландом 像 орлан 海雕）；我准备换一个名字……嘿，嘿，我的孩子……怎么这么不老实！”马打着响鼻，来回倒换着脚，晃着满嘴白沫的脸。

“莲诺奇卡，您过来摸摸它，不要怕……”

小姑娘由窗口把一只手伸了出去，但奥尔兰德忽然前腿腾空，窜到一旁去了。骑手毫无惧意，两腿使劲夹住了马，在它脖子上用鞭子抽了一下，虽然它仍然在抗拒，还是把它逼到了窗前。

“小心，小心。”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反复说道。

“莲诺奇卡，轻轻拍拍它，”骑手满不在乎地说，“我不允许它胡闹了。”

于是小姑娘重新伸出手来，怯生生地摸了摸奥尔兰德抽搐着的鼻子，那马哆嗦不已，紧咬嚼环。

“棒极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赞赏地大声说，“现在请下来吧，请到我们屋里来坐。”

骑手迅速地拨转马头，用马刺踢了它一下，纵马沿着街道跑起来，进了院子。稍过片刻，他手里挥舞着马鞭，穿过前门跑到了客厅里；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门口出现了一个身材窈窕而漂亮、身材修长、大约十九岁上下的黑发姑娘，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长女丽莎。

第四章

我刚才给各位介绍的年轻人，名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潘申。他在彼得堡供职，是内务部负责执行特殊任务的一位官员。他到O市来是为了办一件临时公务，受省长宗年别尔格将军的领导，而这位省长是他的远房亲戚。潘申的父亲，退伍的骑兵上尉，嗜赌成性，此人长着一双极富魅力的眼睛，满脸皱纹，嘴唇经常神经质地抽动，他一辈子都在上流社会奔走，总是出入两个京城里的英国俱乐部，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灵巧、靠不住、但是可爱而令人倾心的人。虽然他非常机敏，可是到头来却处在贫困的边缘，给他的独生子留下一份微薄而破败的家业。不过他特别重视自己儿子的教育：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法语说得非常好，英语也说得相当好，德语却说得十分糟糕。而这是很正常的：体面人都以能把德语说得非常流畅为耻；但是在某些场合，主要是在逗乐、打趣时，偶尔说几个德语字眼儿，也未尝不可，就像彼得堡的法国人所说的，挺俏皮。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从十五岁开始就已经学会了不慌不乱